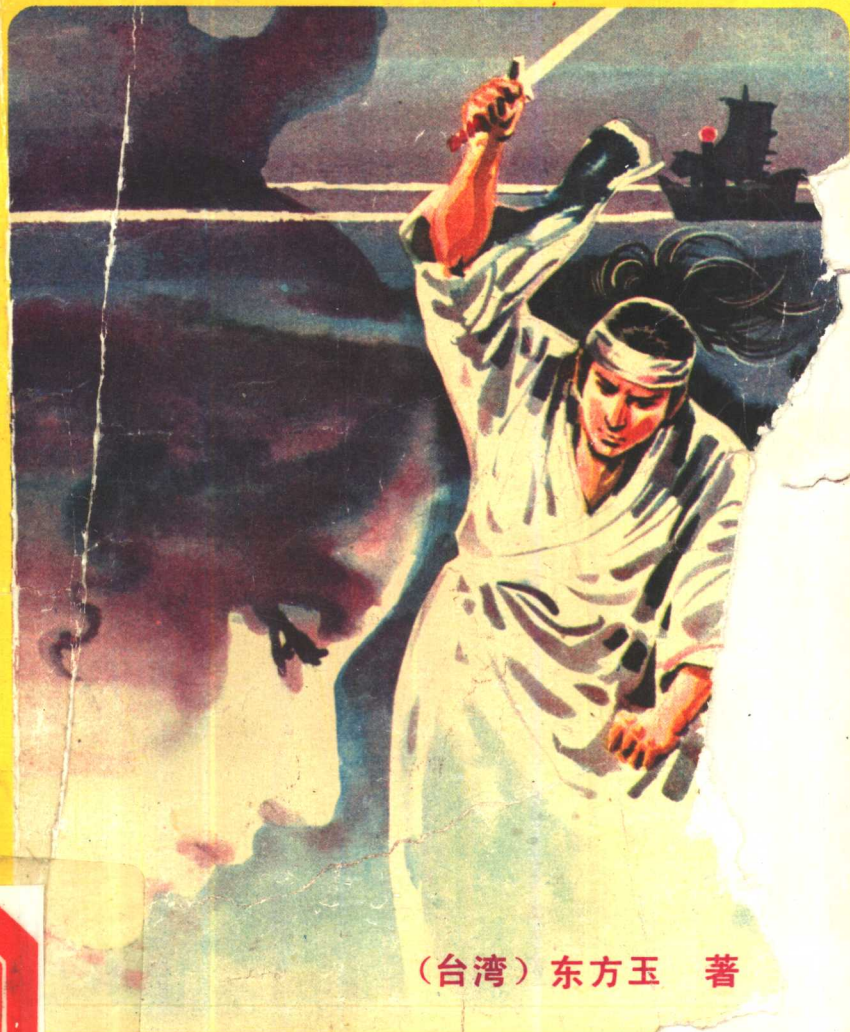


台港澳小说名家

扇公子



(台湾) 东方玉 著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扇子公子

(台湾) 东方玉著

040640



女子学院 0050499

华 文 出 版 社

1988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扇公子》是台湾作家东方玉的一部较有影响的武侠小说。

清代中叶，朝纲不振，反叛群起。江湖中黑白两道、互竞长短，刚刚踏入江湖的丁剑南被卷入五云门与迷仙谷的殊死斗争之中，在霍从云、柳飞燕等人协助下，更有江湖异人暗中相助，终于联手共灭为害武林的邪帮恶派。

扇 公 子

(台湾) 东方玉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26.5印张 6插页 573千字

1988年6月北京第1印版

第1次印刷 1—70,000册

统一书号: ISBN 7-5075-0020-9/I·5 定价: 8.80元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反共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李乔的勇于揭露台湾黑社会的《蓝彩霞的春天》就是突出的例证；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

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不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

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园里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破窠臼，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珠》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卫斯理（倪匡）、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

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赵紫阳总书记指出，台湾当局对同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第一章 六合指和般若掌

扬州，是历史上的名都，也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两淮盐运的中心。当年许多富商大贾，都喜欢住在这里，所以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名句。那是因为扬州的富丽繁华，为全国之冠。

这天快近中午时光，东大街的转角上，忽然围了一大圈人。人都是好奇的，看有许多人围着，自然会有人跟着围上去，也会有人挤进去，于是人就越围越多。

场中，放着一排长枪大刀，看模样是卖艺的，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是六十来岁的老头，头上戴一顶毡帽，穿的是一套蓝布大褂，手里拿一支旱烟管，一脸俱是风尘之色。一个是三十来岁的青衣壮汉，紫膛脸，生得粗眉大眼，虎背熊腰，很有点英雄气概。

还有一个则是二九年华的青衣少女，虽然一身布衣，模样可长得像一朵花一般，一张瓜子脸上，黛眉如画，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盈盈如波，配上玉管似的鼻子，薄薄的两片红唇，像红菱般翘得宜喜宜嗔，不但相貌娇美，那苗条腰肢，纤巧的金莲，无一不是恰到好处，连那两条又黑又亮的辫子，垂在鼓腾腾的胸前，都令人油生遐思……

那蓝褂老头正在向四方抱着拳，交代开场白：“老朽盖大鹏，和一双侄儿侄女，出门访友，因带得有限盘川，只好

一路卖艺，以求资助，今天路过宝地，扬州是个大地方，卧虎藏龙，人才济济，老朽叔侄，只会几手庄稼把式，不值识者一笑，练得不到之处，要请大家多多包涵，捧个人场，大爷们如果还看得过去，就请道义为重，赐助一点盘川，老朽叔侄就感激不尽了。”说完，又连连向观众拱手，后退了两步。

接着由青衣壮汉上场，向四面作了个揖，就在场中练起拳来。他练的是一趟“武松打虎拳”，起伏转侧，迅捷沉稳，拳风呼呼，内行人一看就知他身手不凡，和一般走江湖卖艺的花拳绣腿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外行人看不懂拳，也可以看到他的架势着实不错，一趟拳练完，回到中间，居然脸不红，气不喘，又向大家拱手作揖。四面的掌声，也像雷一般鼓了起来。

这一阵掌声，却引来了一位正从大街上经过的蓝衫少年，忍不住停下一步来，随着挤入人群围成的一圈，举目朝场中投去。

这蓝衫少年看去不过二十出头，生得面如美玉，剑眉星目，举止斯文，俊逸潇洒，手中还拿着一柄乌黑有光的摺扇，一看就知是一位贵介公子，只是目前还不过是清明时节，东风料峭，还用不着扇子。

这时场中青衣汉子和那青衣少女双双走到中间，向围着的观众行了一礼，就各自回身，取出一柄长剑，呛呛两声，抽了出来，两柄长剑才一出鞘，映着日光，就闪起耀目光芒，和那兵器架上的一排长枪、大刀，虽没生锈，却钝得看不出一点光芒，截然不同！

至少那兵器架上的长枪、大刀，只是摆个谱的，这两支长剑可是百炼精钢的松纹剑。

大家还以为这兄妹两人要一起舞剑，又纷纷鼓起掌来。

青衣兄妹朝大家躬了躬身，算是答谢，然后两人各自向左右退开了几步，对面站定，中间相距约有一丈来远。

蓝褂老者双手提着两段尺许长、碗口粗的松树树身，站在上首，忽然双手一扬，两段树身分别朝兄妹两人凌空掷去。

兄妹两人不慌不忙举起长剑朝掷去的树身劈出。这一下两人动作极快，一下就各自把树身齐中劈开，分成两半，但树身经两人长剑一劈之势，跟着向前飞出！

这就是说青衣汉子劈开的两片树身，朝青衣少女头上飞去，青衣少女劈开的两片树身却朝青衣汉子飞来。

兄妹两人目不转睛的望着飞去的两片树身，又迅疾挥手向空连劈两剑，这下飞向他们的两片树身，又经长剑齐中劈开，由两片劈成了四片，又各自随剑飞出，但这回并没有向对方飞去，而是一齐落到两人中间的地上。

蓝褂老者双手捧起被劈作了八片的树身，走近围着的观众面前让大家过目，八片树身经剑劈开，却是十分整齐，大小如一。看得大家又纷纷鼓起掌来。

手持乌木摺扇的蓝衫少年看得目中神彩飞闪，暗暗忖道：“看不出江湖卖艺之辈，居然会有如此身手的人！”

思忖之际，那青年汉子已在场中摆了个“寒鸡步”，蹲下身子，右手长剑当胸直竖，左手化掌同样竖立前胸，与握剑右手相并，这一式是“童子拜观音”。

青衣少女手持长剑站在他身后，这时忽然双足一点，身子往上纵起，右手一扬，大家耳中但听“叮”的一声轻响。

青衣少女的剑尖已经点在青衣汉子的剑尖之上，两支剑笔直连接起来，一支剑尖向下，一支剑尖向上，只有剑尖钉

在一起，青衣少女纵起的人，借着剑尖之力，右手缓缓伸直，一个人也头上脚下，在缓缓的向上挺直。

这一惊险绝活，直看得观众掌声如雷，彩声四起，大家也纷纷掏出制钱和碎银子，朝场中投去。

蓝衣少年心中暗道：“原来他们还是衡山门下，只有‘衡山剑法’中才有这招‘针锋相对’！”一面伸手入怀，摸出一锭十两银子，正待朝场中投去。

瞥见右首飞出品字形三点细小黑影，朝那青衣少女身上射去，他目光何等敏锐，这一瞥之间已经看清那三点细小黑影乃是三枚制钱。

青衣少女倒身竖立，只有一下一上两支剑尖支持着身子，其间只不是比针尖略粗而已，只要稍有差错，青衣少女倾倒下来，两支长剑岂不正好刺进两人的心窝。

此人掷出是三枚制钱，显然和青衣兄妹并无怨仇可言，只是出于一时戏弄，再从三枚制钱品字形射去所取部位，正好是青衣少女的私处和双乳，纵然出手不算太重，不至有性命之忧，但轻伤在所难免，一个姑娘家伤到了说不出的地方，岂不出乖露丑，当场受辱？

蓝衫少年看到此人出手如此轻薄下流，不觉剑眉微轩，左手摺扇（摺扇本来拿在右手，他要探怀取银，才交到左手的）突然凌空连点三点，但听三声铮铮轻响，已经射到青衣少女身前将近一尺的三枚制钱，一齐掉落地上。

那蓝褂老者自然也看到那三枚激射而去的制钱了，但此时观众正在纷纷投钱之际，等他发现，已经迟了，不禁脸色一变，口中低喝了声：“霜妹小心！”

青衣少女倒也及时警觉，长剑轻点，翩然翻落地上。

这一段话，说来较慢，其实三方面动作都极快速，其中

虽有先后，也几乎是一瞬间的事。围在四周的观众根本没看清楚，此时看到青衣少女翩然落地，不禁又纷纷地鼓起掌来。

蓝褂老者目光如炬，朝人丛中打量，这时出手的人，早已把制钱掷出，那里还找得出是谁来？他朝大家拱着手，连声说着：“多谢。”

青衣兄妹收起长剑，俯身拾着满地的银钱，观众眼看卖艺的已经表演完毕，也纷纷散去。

蓝衫少年掷出十两银子之后，也正等待转身！

蓝褂老者忽然趋上几步，抱抱拳道：“公子请留步。”

蓝衫少年看他和自己招呼，也急忙抱拳道：“老丈请了。”

“不敢，不敢。”蓝褂老者道：“方才多蒙公子相助，在下感激不尽。”

他因四周还有少许人站着没走，不方便明说。

蓝衫少年看他已经看出来了，只是微微一笑道：“老丈好说，这是应该的。”

蓝褂老者道：“公子侠名满天下，在下仰慕已久，今日一见，果然是光风霁月，盛名不虚。”

蓝衫少年只当他说的是江湖上的应酬话，也不以为意，笑了笑道：“老丈过奖，在下只是初次出门……”

蓝衫老者微微一愣，也只是当他自谦，接着道：“不知公子下榻何处？在下和两个侄儿住在大街尽头的老兴隆客栈，公子如不嫌弃，还望移驾敝寓一叙。”

蓝衫少年笑道：“这倒巧，在下也住在老兴隆客栈，待会自当趋访。”说完，拱拱手举步行去。

他们说话之时，那青衣少女一双晶莹如水的眼睛，朝蓝

衫少年望了一眼，不禁晕红双颊，别过头去；但蓝衫少年走了，她又忍不住抬眼朝他后形望去。

青衣汉子业已收拾好器具，低声问道：“这人是谁？”

蓝衫老者呵呵一笑道：“你不认识他是谁，总看到他手中拿着的是什么吧！”

青衣少女轻啊一声道：“他就是铁扇公子！”

蓝衫少年离开场子，走没多远，耳中听到一阵刀杓之声，夹杂着传来，举头一看，日头已经直过，不觉暗自失笑，看人家卖艺，差点忘了午餐，正好前面有一家酒楼，他连招牌也没看清，就一脚跨了进去。

大门里面就是一道宽阔的黄漆楼梯，一名伙计就站在楼梯右边，躬着身陪笑道：“公子爷，请高升。”

蓝衫少年登上楼梯，又有一名伙计躬着身陪笑道：“公子爷请这边坐。”

这时午牌已经稍偏，食客们已有不少会账下楼，但五开间的整个楼上，也还有六七成的座头。蓝衫少年由伙计领到一张空桌上坐下。

伙计送上茶水，放好了杯筷，就陪笑问道：“公子爷要些什么酒菜？”

蓝衫少年把手中乌木摺扇往桌上一放，随口说道：“给我来一壶绍酒，菜拣拿手的做来就好。”

伙计连声应是，退了下去，不多一回，送来了一壶绍酒，四碟小菜，说道：“热炒随后就来，公子爷先慢慢的喝酒吧！”

蓝衫少年取过酒壶，斟了一杯，正待就唇喝去，突觉左肩上有一只手掌重重的抓下，接着身后有人说话了：“小

子，你是那里来的，方才伸手多管闲事的就是你吧！”

蓝衫少年右手酒杯都没放下，缓缓转过脸去，才看到自己身后站着一个身穿锦衣的瘦削脸青年，一手五指如钩，抓在自己“肩井穴”上，脸露狞笑，自以为得手了，是以颇有得意之色。

蓝衫少年修眉微拢，平静的道：“阁下是什么人？还不放手？”

锦衣青年道：“放手？老子只要指上稍微用力，就可以捏碎你的肩骨。说，方才在卖艺场上，多管闲事的是不是你？”

蓝衫少年口中轻哦了声，说道：“这么说，刚才那三枚金钱镖就是你打出来的了？”

锦衣青年突然手上用劲，怪笑道：“果然是你，嘿嘿，好小子，锦衣二郎的闲事你也管得？老子不要你的命，废你一条胳膊，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

话未说完，蓝衫少年已经站了起来，目芒逼人，冷声道：“你出手下流，还敢来酒楼寻仇滋事，在下只是给你一个警告，回去休养三天，就可无事，去吧！”

说完，自顾自往长凳上坐下，再也不去理会锦衣青年。他明明被锦衣青年抓住了“肩井穴”，但在他站起身来之时，锦衣青年只觉五指轻微一震，再也抓不住他，心知遇上强敌，急忙后退了一步，听了蓝衫少年的话，心头不禁大怒，厉笑道：“小子，你真不知死活！”

要待伸手去拔腰间挂着的长剑，那知右手自从被蓝衫少年震开，整条手臂竟然痠麻如废，再也不听指挥。

这下直把锦衣青年惊骇得不知所去，一张瘦削脸，胀得色若猪肝，咬着牙，发横道：“很好，有种，你报个万儿

来。”

只听有人低笑道：“锦衣二郎连大名鼎鼎的铁扇公子都不认识，岂不可笑！”

锦衣青年望了蓝衫少年桌上的乌木摺扇一眼，一言不发，转身往楼下匆匆而去。

蓝衫少年回目看去，此时全堂食客因两人起了争执，大家都纷纷站起，避得远远的看热闹，那想找得到发话的人？心中暗道：“此人大概看到我的乌木摺扇，把我误认为铁扇公子，只不知这铁扇公子又是什么人？”

食客们没见蓝衫少年出手，自然不知道锦衣二郎何以色厉内荏，匆匆就走。大家没有热闹可看，也就纷纷回座，酒楼上又恢复了一片嘈杂的人声，伙计送来了四盘热炒。

蓝衫少年又吩咐伙计去下了一碗面，一壶酒只喝了三杯，伙计送上面来，他吃完面，就会账下楼。

回到老兴隆客店，刚跨进店门，就听见一名伙计笑着道：“来了，来了，公子回来了。”

蓝衫少年还没开口，只见一名青衣老家人慌忙迎了上来，连连拱手道：“公子请了，我家老庄主听说公子到了扬州，特命小的前来恭迓侠驾，这里店账，小的已经结清了，就请公子移驾敝庄。”

蓝衫少年一证，连忙还礼道：“老管家，在下和贵庄老庄主素昧平生，老管家莫非认错了人？”

老管家陪笑道：“这是老庄主交代小的前来迎迓公子的，怎么会错？公子务请移驾敝庄，老庄主正在庄上恭候，公子不去，叫小的如何向老庄主交代呢？”

店伙在旁陪着笑道：“是呀！滕老庄主是咱们扬州城里出名的大侠，他老人家已在庄上恭候公子，公子怎好不